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粤西文載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彩

欽定四庫全書

粤西文載卷二十九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 書院

龍溪書院記

宋 張自明

崇寧甲申夏五月元祐太史豫章先生黄公謫來宜初僦居於黎氏居之三時甚安後有南樓之厄余得其僦居墨帖書讀之意宜之人必以雪堂視其處及來訪之

莽然荒墟矣黎氏不復能有巳轉之謝之秦謝得其一秦得其二乃屬宜士唐總龜帛安雅常文虎求之三家皆士人聞言欣然願獻其地嘉定乙亥三月壬申廼鳩工作祠其中後建重堂上敞高閣旁翼二室前立重門又從垣之宜山少府張可久實督其役堂成乃集公在宜之翰墨刻之以寘於堂使宜之秀士游於斯修於斯景行於斯焉祠前離支兩古樹公所封植名之曰萬紅門前玻璃一方池中有立石形如半圭其色正黑名之

曰墨池宜人尚多能道之始公既羈於南樓黎氏不忍以其居屬他姓遂易之為亭請名於公以環亭多美石舊名華寶乃題之曰寶華亭黎氏又設公之像於亭而嚴事之故舊像藏之黎氏舊扁藏之秦氏一百一十年矣余物色得之復作亭以存其舊又以舊扁舊像函之閣刻之石以傳無窮於是總名之曰龍溪書院將成屬余記之故先述其所以作祠之意又作迎享送神辭六章章四句使宜之人歌以享焉而併刻之初度地有細

民宅其傍未去公使黄衣夢之云此非汝得居不去且有害黎明遂去之及鳩工又一民夢曰汝輩勿汙此坑坎屋陰數尺地有器焉以錫汝民如言坎之得一古磬余既即工恭奉安祠事衣冠藹如登降成禮宜人來觀來瞻起敬起畏如公之臨其上也乃歌以詞以享之曰宜之水兮龍藏宜之山兮龍驤德人兮天游炯秋月兮寒江來游兮自東騎赤驊兮乗剛風左卭杖兮右白羽挾烏兎兮雙童萬紅紛兮盈庭露半圭兮澄泓寶華舊

兮扃亭煥髙閣兮摛辰星蒸蕉兮荔嘗桂酒奠兮蘭湯

來游兮上下鏘鏘佩玉兮琳瑯刁斗兮沉沉土膏動兮

耕耨深調錦瑟兮鳴琴詠舞雩兮千古心去歸兮蓬萊

覿釣天兮泰階宜人兮永懷相斯文兮千歳偕明嘉靖間重修

楊淥有記不録

龍溪書院圖記

宜州辭曹張自明既以俸羸十萬作龍溪之祠偶攝州

又以州用羸錢二十萬作書院為宜人游修之地又作

齋館作庖庖作門墉而莫之辨也乃請於漕臺方公得

醝抵錢二十四萬於是作東廡為堂長位一齋為二室

作四廡為講堂位一為齋室如東東又為庖西為庖中

為門四圜墉之又重門於外又以俸贏五萬作禮殿於

堂之西象周公孔子孟子於其内繪文翁蜀學圖像於

其壁使士知所尊焉方公又得醝抵錢四十萬俾買田

以養士既買民之地不足入請於倉臺劉公得平買閒

田以足之於是歲取米三百斛日養士三十人絃誦聲

洋洋如在鄒魯間矣宜山少府張可久董其役圖刻之石以傳四方曰罔俾石鼓白鹿得以專美於江湖間也廼為之書其本末如此方公莆人名信儒劉公吳人名湛之當世仁人君子也嘉定丙子人日敬題

龍溪書院養士田記　　姚灼

龍溪書院既成提學方公慮其不能久也捐錢鹽命都曹攝州事張自明買田以給其養買園以廣其居田園既買方公又慮其不能久也於是法曹范公廸稟命作

坫基簿三其一留臺其一留州其一留書院留書院者
使錢糧官及堂長掌計同司之有侵移賣弄者凡堂之
士皆得白於州白於堂以覈之又慮其簿之歲久而蠹
且壞也又使買石刻之植堂之西廡與祠記圖碑對峙
以詔於後又命灼董其成而志之灼既奉命成草則又
思天下之事剏始固難保終尤不易求詳於法不若求
詳於心法傳之紙有時而漫傳之石有時而刓漫而更
新刓而改畫不恃乎人之心也而可乎然人心無常公

不勝私蠹弊百出則惡其籍之害已也而沉諸淵畀諸火皆可矣灼廣教事於侯邦以輔成貽謀之盛意一大美事也而遑恤哉近世嶽麓石鼓白鹿之復南嶽東湖紫芝之剏皆人實為之而人實繼之是以教養不絶作成有方人才彬彬輩出矣州既以此復於方公又志於石願與同志者共保之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午從議郎權發遣宜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沿邊溪峒都巡撿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姚灼謹志

重修宣成書院記

元 臧夢解

宣成書院祀南軒東萊二先生也前朝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睢陽並賜勅額自是衡州有石鼓書院道州有濂溪書院黄州有河南書院湖州有安定書院徽州有紫陽考亭書院建安有建安書院紫芝書院其後又有宗溪書院延平鷺洲明道書院而宣成之祠未聞也婺州有麗澤書院專祀南軒而宣成並祀無有也景定三年始以南軒東萊同升建祠加錫封爵時

南山朱公經畧兩廣以南軒持節東萊亟孫實在兹土
雖學有三先生祠而宣成之祀不及乃請於朝建二先
生精舍勅賜宣成書院扁額此宣成書院之所由始也
是年南山朱公又即南軒先生所創郡學之西新城之
東築臺立祠藏奎有閣講學有堂肄業有齋設山長職
事弟子員帥漕兩司撥田租錢鹽數各有差月有課歲
有養輪奐之美十有五年適值天兵來臨凡天下地土
之圖與夫人民之數悉以內附獨桂林不下由是吾夫

子之宫牆二先生之精舍俱成煨燼平章史公任本道
宣慰使日僅能為郡學漸復舊規而書院未暇經理遂
使宣成石刻沒於蓁莽宣成棟宇化於瓦礫於兹又十
九年矣余猥以晚學謬分臯寄拜謁宣聖之始即詢宣
成故祠則曰書院舊有田租自丙子後入郡矣以故力
不及書院余聞之驚歎曰郡學書院各有田租書院之
租當為書院用食其租而廢其祠有司漫不加省可乎
哉乃相與謀所以經理興復之起自至元甲子悉以書

院之租歸宣成同志之士議以為然於是山長等共任其責不十月而棟宇新天相斯文不十日而璽書至道學增崇士類欣躍兹葢千載一遇也有言於列者曰道之廢興皆關乎數始而創中而廢終而興數之不可逃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余曰不然有成敗興廢者數之不可逃也無成敗興廢者道之不可泯也天地間事事物物有形之形者必有無形之形者必不可朽道在事物有形之形者也道在人心無形之形者也道在

天地如水在地中無往無不在也學者能因其有在者求其無不在者因其形者求其無形者斯得之矣然則求之之法當何如曰人有此心則有此道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無物不備無時不存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聖賢而加多不以不肖而損少特在學者能求與不能求之分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不虛行待其人而後行令夫子燕居有堂宣成有祠前門旁廡次第而舉諸君出於斯入於斯藏修遊息於斯

晨香夕燈月奠嵗祭其知象宣成之像然而左簡右編晝誦夜思曽是學宣成之學也乎學不及也與志同道合心領意會曽是心宣成之心也乎心不逮也與若猶未也則二先生格言曰學須常懷不足學忌諱過自足學聖人必學顔子學須以聖人為凖的諸君子於此求之可也曰戒自棄勉自新先朴實後辨慧進學之號有六為學之要有五諸君當於此求之可也又曰學知難而後有進工夫無窮盡度可惜為學自飲食居處視聽

言動致知力行趨實務本始諸君又當於此求之可也求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求之一月則有一月之功求之一歲則有一歲之功求之終身則有終身之功先賢有云學道譬如登山登之尋丈固已勝於平地矣諸君讀其書繹其旨汲汲焉孳孳焉勉其如宣成者去其不如宣成者則沿張呂遡濂伊接洙泗使聖道之明千萬世如一日亦二先生之所喜部使者之所望也若夫講堂未建齋廡未立庖廩未具諸君勉旃毋使九仞之山

斵於一簣又吾道之幸云

清湘書院記　　柳宗暨

東郊先生大名人柳開仲塗守全州日作讀書堂於北山公退率學者講誦其間後人因名之曰柳山嘉定乙亥郡守林岊始即故基作齋舍賓致縉紳韋布之彥日月肄習期踵先哲寶慶丁亥郡守程榆奏賜清湘書院額至元丙子燬於寇元貞丙申部使者登訪乃屬守臣總管耿大節復興之規制畧備歲久寖以摧毀至順辛

未予自成均出守是郡釋菜先聖先師拜先生遺像顧山川之映帶覩遺構而增慨病學廪不給謀所以新之未遑也元統癸酉乃始經營俾録事劉晉董之山長李文郁佐之鬻材募工仍故址度地勢之宜而布置之以位作外門礱石材固層基柱砌堂闢兩堦應門為重廊以陛燕居祠為屋計百五十有八楹明倫堂之右又有源泉貫堂下而東出乃導之過率性堂滙燕居堂之左泉懸流百尺三折而下作池瀦之作齋池上為屋五十

有二極經始於八月甲申朔越明年六月甲子落成諸生請志之予思二儀既判山嶽攸奠扶輿清淑之氣不有賢哲搜抉呈露發揮幽潛以貽後人則樵牧區耳否則羽流釋子居耳自有此山幾千百年始有此州宅此者幾千百人始有先生表而出之其幸不為二氏所先卒為學者肄習之所夫道非文不傳自六籍不作百氏競出迄於嬴秦文與道俱喪雖然道在天地間若元氣不息人心天理未始喪也西漢之興董賈出馬班馬之

流日繁肆以古書遺典猶在下逮東漢以抵建安正始永嘉愈趨愈下光嶽氣判則韶頀絶響駢麗俳偶極於李唐昌黎倡為古文期復古道學者仰之若山斗又越五季極於宋初先生始推尊韓子以淑後進力挽彫敝之風而歸諸大雅穆尹繼作歐蘓而後文風丕變濂溪作太極圖說横渠作西銘上遡千載始煥然與六籍相表裏實自先生啟之先生登開寶癸酉進士第雍熙丙戌來守是邦凡十典郡唯此郡有書堂他郡未聞焉予

行天下歷閱書院或宅山幽或資水勝宏深靚麗足以有容或不讓此山逮夫地勢擁抱層岡疊嶂異態横陳三江兩泉襟帶縈絡松風瀑竇宫徵迭奏静觀元氣發歛化育以明此道全體大用則他山當少讓矣第局於形勢難以展拓講堂雖具齋舍闕焉而至是始備乃因源泉混混之來名曰有本於以表聖賢盈科後進之義以廣先生汲引後進之志上距開寶癸酉適十六甲子全之人士涵濡先生遺澤以名世者葢有之矣又焉知

方來毋勵志古學復古道發舒韓柳之氣為此山增重若茲泉之放於四海者邪嗚呼文運方隆予日望之明永樂時重修汪鏞有記正德時重修張璨有記俱不録

璜溪書院記　曾㬏

璜溪書院為柳公仲塗建也宋端拱間公來刺全州築室讀書於山中嘉定八年郡守林岊即其地為讀書堂寶慶二年賜額曰清湘書院江南歸版圖修創如故實為先聖燕居之所而旁為柳侯立祠焉元統元年楊侯

廷鎮撤而新之學賓鄧華夫實相其役載新柳侯之像而舊像無所於舍迺迎以歸於所居瓚溪之地築室而奉安之故號曰瓚溪書院也瓚溪發源於髙山縈迴演迤遠赴於灌陽之會湘橋溪之左地可數十畝前挹雙峰後枕髙阜罔原翼於左右若堵牆故即其地而營築焉其屋為梁者三為楹者六十有餘正堂以貯先聖遺像之碑瞻敬其所由始也柳侯舊像居房之右而東嚮厰於所尊也華夫之大父曰寧民習春秋以恩科調横

州司户參軍乃為新像居房之左而西嚮謂其嘗被斯文之澤知仰柳侯之風而令祀侯於其地故使為主而面之也華夫用意深遠然其成功亦勤矣抑余有感焉華夫創謀於元統之癸酉暨至正甲申余隨府判顧公用之以公委至其地猶未及建也余喜其幽勝徘徊久之且力贊其毋後時而早為又二年丙戌春余再訪焉始立外門華夫欲余豫記之余謂之曰書院成遊觀者必衆其名將與柳山並傳豈無宗公鉅卿為君記之者

華夫輒悵然而止是秋八月落成而余以其臘更代令猶未去竟執筆得償所願因知事之成否人之去留各有其時不先後而適相合焉其數蓋前定也則夫士之處世凡未來者何必役智慮而預計之哉 明宣德間重修吳實有記

不録

重修宣成書院記 元光祖

踰嶺而南靖江為會府昔南軒張先生嘗帥於此而東萊呂先生實生焉宋末經畧使朱禩孫請於朝因二公

之謚立宣成書院而附祠之不二十年而燬元貞丙申
憲副臧夢解始復立之祠得不廢至正三年冬憲使頟
森布哈宋公詔明憲副托克托穆爾僉憲長壽經歴伊爾斡
齊布哈知事王士昆照磨聶從禮并理臬事政修民寧
日有餘暇行視廟學顧二先生之祠未稱也命山長張
信臣撤而新之高明深廣視舊有加人士聳觀益重尊
仰咸屬余以記予聞亞聖既沒道統不傳天相斯文濂
洛大儒輩出倡明道德性命之學至紫陽夫子始集大

成而二先生實為之輔六經四書之旨發明著述無復餘藴厥功茂矣桂林嶺海之會使於兹郡者智畧之士非不多也生於兹土者文學之士非不多也而後之人惟二先生是崇是仰獨何歟誠以有功於聖門也彼區區功利詞章之習烏足與議哉學者觀此則亦知所尚矣然是祠之建未及百年中間廢而復興敝而葺以完美者誰之力與我國家以宣明勉厲責之風憲職事而能盡其責未有若公之賢者也人才治體為諸道之最

而尤拳拳於斯道者意有在也廣西困於兵寇日尋干戈讀書知禮義者益鮮不有遵道崇德之義行乎其間使人有所觀感而興起我恐風俗日益偷薄而亂靡有定矣舉是而表章之厥慮遠哉然則藏修游息之在是者四方游宦而過是者登先生之堂拜先生之像求先生之學以修其身推先生之政以及其民庶幾乎憲使修祠之美意云　明正德間重修陳伯獻有記不録

同仁書院記　明　計賢

同仁書院南海李公所創也公以名僉憲受天子之勅以老儒臣握閫外之權而吾柳州地乃其所駐驄者郡之士子得以薰陶親炙承受指示學之造詣門路規法秩如也適邊陲小寇竊發政事冗甚弗克恒至躬臨焉且以不得人人身教之為憾諆諸郡守前太常少卿劉侯淳伯貳守曾侯綸曰崇教化政之首務也鄉閭俊秀挍之學校中因有官胥教其未進有志業儒者或內無父兄以相告或外無近戚以相依或門祚衰薄貧而僻

處一方其於禮義茫乎未知也若是者其誰使之同歸於教邪予心甚懼焉乃因馬平舊縣地創為是院時則成化丁未夏四月也至秋九月落成屋前後若干楹門垣雖仍舊則又撤而新之公又命以規法若干條懸之於廳而親扁之曰同仁書院乃屬記於賢曰嘗謂同者無彼此之分也若貴者賤者富者貧者與夫親疎遠近而有以同其教則同其仁矣韓昌黎曰聖人一視而同仁是以公之意益出諸此若教以貴賤異施貧富分類

進其親而拒其疎溺其近而忘其遠厚者厚之薄者薄之是豈謂之同仁哉然亦非公之意矣嗚呼茲既有院由是羣總角之童萃於斯擇老成之儒敎於斯公政事暇又臨於斯而課其所肄之業此仁人君子之心也而學於斯者亦當自勵勿為嬰兒態而有大人志則學底於成夫何難哉賢不佞庸書此以記李公名珊字廷珍前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云

宜山竹池書院記　　羅玘

上世何嘗有書院哉是時郡國不必有書院也中世文
教滋起名賢教學之所或後人尊而名之曰書院或遂
因之登其郡為上郡邑為上邑曰此賢人君子之鄉也
郡邑可無書院哉宜山舊未有書院今有之鄉進士沈
君之作以舍其來學者百餘人而名之曰竹池書院推
官瓊人吳侯名之而不遂記之君迺走萬里抵京師而
屬予記之使予記之而不可傳之則在宜山知有是院
他邑亦未知之况天下後世乎然古今人高下未可知

君其或者如孫泰山乎石徂徠乎李盱江乎三君子者以匹夫居其鄉初無勢位之可以恐喝爵祿之可以動人而其來學者常千百人計當時必有舍而留之今皆不知其處或雖其遺址可尋要皆同歸於廢耳而為識之者益有矣亦未見其赫然昭人俾三君子者至於今藉以重也然稱其鄉未有不知三君子之生於其間何者其人何人也傳曰舜何人也況三君子之在近世君忍處於其下乎稱宜山則知君乃君事也是則是院之

廢可也未廢可也亦何暇於吾記之傳不傳歟雖為之記亦可也記曰院有堂堂兩翼為廡廡盡為門皆垣焉以合於堂之後又門而為左右室後為亭亭後有池池上有竹天虛日晶倒影涵澄棲鳳下舞潛鳶影飛侯之命名取此院作於宜宜人之賢有馮公亭亭之右祀公志主也君本衢人衢人之賢有趙公抃亭之左祀公志賓也端委肖貌如生僉曰君以為教基取此予不得院之詳得君所以命予記之意雖然詳無助於傳也

柳山清湘書院圖記　　顧璘

予作清湘書院成因觀山石圖跡其堂宇多湮廢不存者乃歎曰非圖乃今曷由知之也於是命工繪柳山圖刻石以傳諸後凡池澗之經流堂宇亭臺之面勢與其古今所稱名咸具焉夫柳山者固郡之北山以宋刺史仲塗居之故名曰柳山巃嵸秀卓帶山環阜泉自高縈下石之奇怪者皆聳峙道旁登其上高爽軒豁三面而望各數十里外皆峰巒削立參差起伏平若列幛雖巧

者設之未易得其遠近之宜若是也四方來遊者咸謂鮮見昔人嘗稱山水甲天下豈不然邪自刺史始建書院因時廢興者屢矣始予之至鞠為荒墟度吾力所及復二祠宇以無墜先正之迹庸詎知賢士大夫及吾民之好義者恊然來同一新其地之至此乎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信為懿焉斯同好之矣是天理之在人心唯其所化眇予小子聞道淺薄不能弘之以禮樂故僅止於此苟有賢者作舉先生之道以道之又何三代之

治之不可臻乎因記斯圖併志予愧以俟夫將來者

桂林書院記　　黄　芳

學校所以造士書院又合郡邑士掄其最秀者造之桂林宣成書院舊矣此則侍御上饒汪公淵所建也公按治廣右之明年惟嘉靖甲申吏治式序會督學李公中以憂去憲使余公祐攝教事乃購地城西隅請於公建馬鎮守太監傅公倫副總兵吳公溥布政彭公夔傅公習參政胡公堯元憲副楊公必進都閫沈公希儀共襄

厥成為堂曰五經會講堂東西各二區為齋各若干楹東以館禮春秋之士西則業詩書者居之門巷廬列設司閽二人以嚴啟閉門之外濬井各一以便庖汲區各有講室置經師分處其所以時訓肄士至者廩費時給疾疴有醫任使有徒什器溷湢咸庀且飾堂後為燕寢前為中門為大門扁曰桂林書院外東西豎牌坊二曰師聖曰友賢其下縈川紆徐橫亘數里曰西湖塘塘東構一亭曰浴沂循是邐迤而北有池介詩書二區間裒

十有六尋廣殺四之三環甃以石橋而亭之曰寳賢池之西堧一亭曰觀蓮觀蓮浴沂言乎情鎮守所建寳賢言乎德大參成之師聖友賢言乎志則憲副力也院後園池數畝惟宗室别墅方伯彭公續買益之建樓云

梧山書院記

嘉靖乙酉桂林書院成襃秀士讀書其中梧士患府江之險請别置以便居肆督府東泉姚公侍御黄梅石公屬芳暨僉憲李公董其役爰相地蒼梧縣學之西鳩工

營馬丁亥落成姚公致政去新建伯陽明王先生奉命總制四省軍務來代實倡正學風厲多士其言曰誠意為聖門第一義今反落第二義而其知行合一之說於博文多識若有不屑學者疑焉芳解之曰知以利行行以踐知此學者之常談不假言也先生之說啟扃鑰以救流弊探本之論也夫學也者非以進德修業乎乾之九三言進德曰忠信居業曰修辭立誠是固主於行矣其曰知至至之決其機也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堅其

守也故曰可與存義然皆忠信為主焉而學聚問辨程子亦以為進德之事非行與知合矣乎聖門四教學文主知非忠信則馳騖泛濫而無所益中庸知為達德而誠以行之皆有明訓故君子之學未嘗不博其博也乃在於人倫日用之實而益致夫精擇固守之功益存誠者大本之所以立精義者達道之所以行也率是而進之夫然後學有定本而日躋夫美大聖神之域若如後世所謂學忘其本真而務雜博以廣知非惟不足以望

游夏而沉溺文藝無所發明其所知者固有君子之所不必知適以濟夫驕吝之私長其浮誕之習而已亦將何所成乎故言誠則知在其中言知則誠猶有間執德不一學將馬用此君子所以貴立本也愚以是質諸先生先生然之石侍御見亦胳合乃屬梧州守劉君士奇勒諸石致仕太守石君邦柱贊其成焉

敷文書院記　王守仁

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相比復煽集軍四省

洶洶連年於時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廼
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視師勿以兵殲其以德綏廼
班師撤旅散其黨翼宣揚至仁誕敷文德凡亂之起由
學不明人失其心肆惡縱情遂相侵暴荐成叛逆中土
且然而况夷狄不教而殺帝所不忍孰近弗繩而遠能
準爰進諸生爰闢講室決蔽啟迷雲開日出各悟本心
匪從外得厥風之動翕然無遠諸夷感慕如草斯偃我
則自滅帝不我殄釋於自縛泣訴有泣旬日來歸七萬

一千濈濈道路踊躍懽闐放之還農兩省以安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來朞月而蠻夷率服綏之斯來速於郵傳舞干之化何以加焉明明天子神武不殺好生之德上下孚格神運無方莫窺其迹爰告思田毋忘帝德既勒山石昭此赫赫復識於此俾知茲院之所始萬歴癸未

重修陳紀有記不録

道鄉書院記

張治

嘉靖庚寅平樂道鄉書院成其守龍子道亨使人以書

告於治曰平樂在唐為昭又曰樂宋亦曰昭嶶宗崇寧
奸蔡柄國政以私竄鄒忠公於昭百代之下聲光耿蔚
草木衣被昭有遺思馬先是兵憲涔涯李公掘地得斷
碑識其刻曰道鄉書院意前此其有建乎廢興弗可考
已會董學泰泉黄公按行郡以令諸大有曰民之多僻
廢教之由民氣或柔或剛其獘也回舒激烈用罹於咎
猶厥教俾若彝以頒予之不逮維汝庸揭潛昭德以程
有衆俾正厥嚮往亦維汝庸大有曰唯唯乃訪公之故

居披厥蘊祟得舊址爽塏可屋佛宫道舍與祀弗典者毁之厥貲可材鄉之耆若士與義民可使遂條其事以上之行都院行院宣司監司具報曰可復集其耆若士與民而告之曰維教克惠爾性維君子實開爾軌爾弗惠弗軌予則有慼予其樹之以惠爾衆既成謀矣若可否亦惟爾之見僉曰諾民生倥侗顓蒙恣於情性開諸教教之所覆民所望也其誰弗從乃募義勸分角費程力號工授方五月而役成維吾子記之俾昭有光訓焉

不亦遠乎治曰可以觀世運矣周公而下道莫明於春秋戰國然孔孟之學盛於北其世道亦從而北時南有荆楚之強孔孟而下道莫明於宋然朱周之學盛於南其世道亦從而南時北有胡元之亂至於我朝文明之化敷於四海禮樂詩書蠻服攸暨可謂當天地之中運撫四方之盛氣自生民以來未之能過也平樂在昔為竄逐之地今彬彬然齒於中土此固聖神甄育之澤而君子過化之功不可誣焉我覲之子袞衣繡裳袞衣章

甫實獲我所非誠於道而能然乎田錫之言曰使志完隠默官京師遇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由是而觀則嶺海非能亡志完而志完之道能存嶺海於今日耳天地無擇仁故大王者無擇化故遠君子無擇教故久也雖然今之為道也吾憂焉孔孟周朱之説微故德學廢而詞章之性道廢而功利之仁義廢而富貴之夫詞章害學也功利害道也富貴害義也三害出天下無真儒矣臨事處變邪世強志抗節如志

完或寡也況望其王道之行邪泰泉之教龍子之政其殆有憂與其殆有憂與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昭之人宜知所以自興矣乎書有云惠不惠懋不懋書院去府治之北凡幾里廣為丈十有幾袤倍廣之前為門中為堂凡三楹左右為樓士之舍凡若干楹周以垣額曰道鄉從公號也其應義而相厥費有差以俸入者為教授其訓導其凡二人以材木甓埴與地入者為鄉之耆其若干人以稟與金入者為庠士其若干人民

之以地與金入者為其若干人

嶺表書院記　　霍韜

嘉靖壬辰夏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涖梧乃集屬僚誓於軍門若曰聖天子德載宇宙東夷西戎北狄暨於南蠻罔不軌順惟若兩廣時有寇竊嗟嗟廣粤之氓獨不蒙被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共天之休命涖鎮茲土為民主凡民有弗式順軌釀乃罪孽自貽伊戚實吾

主民盍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於
非辜喪厥生生始自今大誓戒吾屬若僚修爾干礪爾
矛慎爾烽凡山之頑昧厥生生率胥於殘矢弩戮之無
漏種於兹土繳爾舟利爾械截守爾港島凡海之頑昧
厥生生率胥於殘矢弩戮之無漏種於兹土載則曰嗟
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於非辜喪厥生生豈
吾長民亦尚有缺哉天降民性惟良長之治之化之翊
之吾其本之圖哉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原其建嶺

表書院以翊化民其中堂曰敬寛以時敷教其齋曰修文惟厥士時習以游於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士民陟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為臺曰聖謨之臺列刻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若聖謨躋於大猷載則曰嗟嗟廣粤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跳梁喪厥生生豈不盡愍哉厥惟敷化治於近漸於遠凡爾谷棲穴巢之氓曁於水宿澳居開闢底於茲道化不沾聽爾稚耋學於茲仰式道謨廸爾良知以不終於迷凡爾遐邑僻烟曁於土

夷道化慒不聞有司其式予兹廸訓爾土氓俾遵訓軌
華爾僐風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民豈不惜生生長民身
教之不先民靡瞻依慒貢於非辜豈不藎愍哉凡我聖
天子守土臣若參政萬潮僉事張鵠爾實時颺聖化氓
之革惡從良惟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慎旃
哉其身格訓丕揚休風漸於窮壤易彼悍頑率於淑柔
躋於化矩郡守劉士奇爾氓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厥
初生若考作室在固厥基爾率猷訓化梧氓固梧之基

保爾赤子定厥習性於厥初生列郡於爾承式豈不休哉郡同知舒栢爾材爾良書院肇興風教率先非爾教惟身後哲何儀爾勿廢爾職無兹教矩俾僻邑夷㧉於爾身式爾亦永有譽哉載則曰化遠始於邇化民始於士爾梧士實教伊始天理易言存存實難人欲易熾遏遏實難存遏之幾一念之間幾哉幾哉尚慎念哉尚端爾身僻邑爾式哉爾師爾士式哉式哉尚交勅哉南海霍韜實嶺表人拜稽首曰於盛休哉風教本基陶公是

式謹載筆

潯江書院記　　張翀

地因人而始勝士有待而後興者豈山川人才之氣運亦自有時邪潯江據蒼梧上流繇大藤峽合嶂而出地始開朗古稱山水竒秀連數百里是當有豪傑不羣之士出於其間者明興二百年以來以迄於今何其宜聞而久不聞邪豈所謂因而勝待而興者無以倡之於上然邪萬歴元年南昌髙公以宗伯郎出參廣右適分守

茲土迨至則布德宣政敷教作人懼士習之聞見日益寡陋也思欲聯聚而淑之會御史武陵唐公來按此郡其作興士類有不約而同者妥議以分守別署一所改置書院亟成其事焉先是巡撫廣西副都御史莆田郭公暨提督兩廣右都御史新安殷公修內攘外孜孜以教化為務咸樂是舉各允其工費乃檄該郡行屬縣之應給者取足焉遂於前廳中增置廳事二座一曰崇正二曰義聚為講堂傍立號房六層約四十六舍以居多

士扁其門曰潯江書院經始於去年秋八月訖工於今夏五月煥然為潯之創見矣嗟乎潯之士得不思所以副諸公意邪崑山之璞方其未鑿之前固無以異於羣石既其雕琢一加則華理頓殊何者造而成之異也諸公望潯之士不使其終同於羣石也故造就之如此庸有待文王而不興反自後於凡民者乎予於是知潯之山川人才當盛於今日矣前所謂因而勝待而興者有以倡之於上非邪院既成髙公走使於龍城張子問記

馬龍城去潯江為鄰郡張子不能明其道以淑之邦人顧使聞見猶爾爾馬張子之愧誠多矣然又喜公之能成就諸生與諸生之得所依歸也遂不辭而記之髙公名則盃號受所嘉靖壬戌進士郡邑諸有勞者咸列名左右

觀察徐蘇二先生興鬱林書院記　王同休

鬱林故未有書院建自覺齋徐公始徐公奉璽書備兵蒼梧循故事每嵗一行部至州考政問俗百廢具舉暇

則進諸文學掌故陳說先王相與探身心性命之旨而嫌於無專所也因建書院羣人士其中無何徐公擢去吾邑紫溪蘇公代為治兵使者益修其教時加勸董爰斥贖金增飾黌舍圮者更窪者培廣前地為泮池浚西北之泉入焉間召諸生於庭揚繹鄒魯論議亹亹辨析終日歸乎彝倫不為清虛奇渺之言以惑人聽覩也一時士益兢兢靡然嚮風矣會不佞謫宦是州諸生踵至問業前後數十輩惟是遷客多暇不束吏法上官大府

亦不復引文貌相繩得時與諸生相忘形骸間吐一愚抒一識往返辨難人若翩翩意得其嗒然受者心通其䫉然叩者起予不佞是以竊有疑安得此百粵象郡而埒若中州斌斌多文學士與諸生爭膝席前曰生僻處遐陬窾縻寡聞不知至道自二先生先後至則發吾覆迺始覩天地之大全也辟於二先生之教若載驥以車而駭以吕大寧無異乎諸生之得命於先生可幸受教則亦二先生巳耳余不佞是以益歎二先生之敷教遠

而作人深也昔太史公傳儒林侈齊魯諸儒文學自其天性叙循吏不與焉彼謂吏居官奉職守法為良耳安用儒者言而以勸講洽聞為也至班孟堅始及之其傳文翁於黃次公龔少卿右也豈無意乎蜀地不知有齊魯學久矣文翁始誘進之廣厲學官遣至京師受業博士卒令吏民見而榮之爭致為弟子厥後漢立郡國學校官自此始則文翁雅化之力為多渤海穎川之理其微至於耕桑種樹溉田治盜靡密纖璅之法豈不修舉

而獨於勸學厲賢之道絀焉未講功名安得不於丞相時損邪令霸居郡披拂以仁義黼藻以禮樂其君子修於辭其小人矜於治郁郁爾雅不釋絃誦即以公卿徵入潤色鴻業亦不是過惡在其紀綱風采為不及也今上方修昌明之治道隆化郅雖海隅日出之邦無不跂嚮思奮何論蒼梧二公則何但文翁亦過於黃次公遠矣要以剪其榛莽宣其鬱勃助國家菁莪之化庶幾待天子三歲一薪槱者於閩學師倡實有振焉蘇公之有

徐公徐公之不可無蘇公也是在多士諗之哉徐公嚴密細謹千金一芥蘇公髙瑋博大稊米六合氣岸不同造詣自别先後廵蒼梧規隨互劑治行不更僕余兹不具論論多士所嚮風思二先生不置有以也徐公名大任以政成入為京卿蘇公名濬今為參知旦夕且内召徵文者則州博士王君挺然維垣實率一州之文學弟子以請不佞休夙從二公道誼交烏敢以不敏辭書之為記

新建南溪書院記　李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師氏居虎門之左司業掌成均之規皆學之地也周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樂正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之殊其候小成大成之深其功皆學之時也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學之人也均是人也有其地無間於時則業廣德崇無其

地有間於時則言麗事易廣而喻之朱綠所以移素絲滋味所以養百節低昂之駟超於凡馬鷙擊之馴貴於野鷹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嶰竹未斷則鳳音不彰鳴蜩難承承者或持竿猶掇卷耳易采采者或頃筐不盈學與不學專與不專其相越豈不遠哉唐宋以來諸凡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莫不置立館舍月考歲稽至於守聖賢之統明先王之道愈不可茍焉以幾之也高皇帝嘗諭銓部諸臣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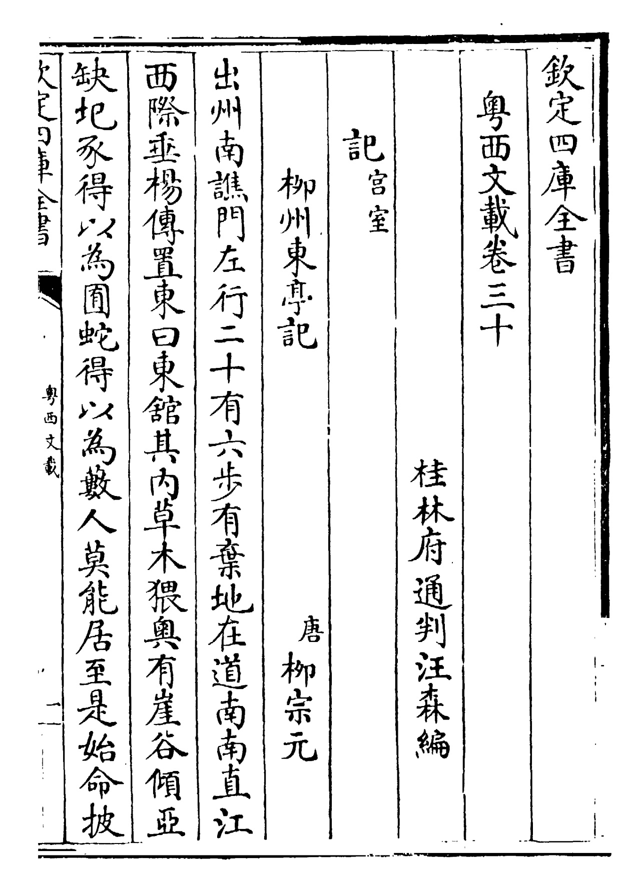
州縣報政必以課農興學為最我皇上培植人材崇勵學行十六禩於茲畿甸遐荒皆靡然嚮風彬彬多懿雅矣余濫吹西粤懷遠得日與懷之人士相親覿其為人士率多清淳茂美好古讀書無巧偽以散其樸無聲色以亂其中無淫朋燕僻以虗其晨夕工力積頴人文蔚起如苞茁蓓蕾根榮而葉沃日盛月新何可概量歲壬午嘉平例有祭蜡告成之舉一時諸子衿揖余而請建書院余曰諸士篤於諷誦而猶欲敬業樂羣古所稱時

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斯之謂矣獨學寡聞何如
觀摩之益羣萃州處何如講課之勤約略海内書院遠
如吳楚越閩有白鹿紫陽涵江東渚近如高梁南合有
平湖松明皆受名於昔人育材於今代則昔遵時余樂
與諸士共成其事於是遴地城南可定基焉選材鳩工
院啟三進建講堂三楹隆閣一座周以垣墉閣東西搆
篝幃庖湢之室西南瀕谿因顔以南溪書院南麗其暉
溪環其秀厥靈攸萃厥美攸鍾城以内為泮宫城以外

為書院如南奎北斗互映光芒雉堞周遭又若星躔旋繞肇於壬午季冬成於癸未季春懷之人士捧觴向余歌落成更屬為之記余進諸子衿而告之曰昌黎氏有言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夜雨朝暉左圖右史揣摩既熟速售於有司此猶其小者夫以峩冠博帶之身而務内聖外王之學文非浮靡必期羽翼經傳發舒性情行非迂疎必期篤於天倫周於人事不徒爲宇嵬瑣之聚而儲聖賢

師相之光依據有地涵濡有時余能不相慶於斯堂之成乎試與子指顧迴環岡巒奇秀竹樹菁葱水石沉潛烟嵐蓊鬱可發高文典冊之思疾雨盈河祭霆駈電百重泉落千頃波摇可增走檄飛書之氣瀾迴静夜尚餘清籟之傳星照澄虚長見一泓之滿升斯堂也可通一息萬有文章性道之符聚樂而深其情會心而啟其悟余奚足以窺諸士之所至哉諸士競舉珠槃將奉余為盟主余遜謝再四然余不禁諄詳效攻玉洗金之助亦

以既有其地無間於時依據涵濡仰裨聖明重學之思媲美成周作人之化白鹿紫陽之類固不難等而上之矣



粵西文載卷三十

桂林府通判汪森編

記宮室

柳州東亭記

唐　柳宗元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有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直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為圂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

剕斸疏樹以竹箭松柽桂檜柏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横環嶚潤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為陰室作屋於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温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

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址之阻以面勢無樽櫨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

屐齒不及嵒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墅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輙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遠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没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巒嶺佳

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迹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桂州訾家洲亭記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不陵危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達於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都督二十七

州諸軍州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當天子
平淮夷定河朔告於諸侯公既施慶於下乃合僚吏登
茲以嬉觀望攸長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甿移於閒壤
伐惡木刜奧草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
以臨雲氣萬山面內重江束隘聯嵐含輝旋視其宜常
所未覩倏焉互見以為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
庀材考極相方南為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為梁

與波升降包灕山含龍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雲飛蒼梧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羡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

他邦雖博物辨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絶特殊而不可至者邪葢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蒙亭記　　宋　李師中

桂林天下之勝處玆山水又稱其尤而在城一隅荒穢不治若無人知者數千百年間豈天秘地藏不以示人意必有仁智者然後能樂葢性情自得之也經略吳君

嘗爲諫官以言事罷不復遂來殿方旣安邉静民而後及此師中覽而壯之又因斯民之樂名其亭而繫以詩詩曰凡物之𡨥在人亦昧旣有見焉其迹難晦斯亭之成景物來會江山之勝相與無際鳬鷺在水或在於滸中洲蒲蓮迤邐静深嵒壑沉沉雲氣長陰自公以暇來燕來臨同民之樂而無醉飽之心嘉祐七年八月二十日尚書户部員外郎直昭文館知桂州嶺南路經略安撫吴君上石是時師中以度支員外郎爲轉運使

五詠堂記　　孫覽

桂林為郡千山環秀而井邑之内一山峙立狀如冠冕凡州堂臺亭榭閒戶相倚清輝可掬玩之無斁游者忘歸名曰獨秀山山復有嵓可容十許人蕭爽虛凉坐却煩暑宋顏延年出守是邦來遊嵓間讀書為文以自娛名曰讀書嵓蓋紀於圖志者其畧如此歷大歷中李昌巎為桂管觀察使因建學其下建元間御史裏行鄭叔齊為之記脫落顏延年事而獨載昌巎之事景平建元

相去視令爲未久不應頓失其傳覯叔齊文字猥陋非愛奇博古之流亦不能考尋前載也余元祐五年被命承乏於此視事累月聞斯嵒名嘉延年好尚不凡訪求故迹而荒崖斷石榛莽蕪穢殆不可見乃命寺僧芟夸營葺之創爲堂軒以面嵒曲而唐人名刻猶有存者因鑱其旁曰顔公讀書巖延年才高性偏放蕩不覊前後見斥於徐羨之劉湛輩不能無怨嘗著五君咏旨味閒淡推重一時然亦以此取怨當路故又榜其上曰五詠

堂五詠雖非延年在桂所為而乃平日自況也并刻之左右嗚呼士之負才不羈而趨世尤踈者其大足以殺身滅宗次或流離困挫不能自保者踵相躡也如延年文采江左以來蓋一二數少與謝靈運齊名辭氣軒揚凌傲當世亦畧相似靈運竟以僇死而延年獲免益幸矣後之來者遊其嵓觀其詩足以想見其平生大概云

蒙亭記　　黄邦彦

紹聖改元秋八月天子以龍圖閣胡公帥桂林公素負

才業敭歷中外所至有聲故治桂凡再期邊境告寧乃得游山水間訪其昔所嘗聞今所未見者則伏波嵓之蒙亭出焉先是嘉祐中經畧吳公即嵓之左以為亭名蒙漕使李公記之而鑱於嵓之崖亭久埋廢記亦湮滅一旦憲使梁公出其家舊所藏蒙亭記以觀焉由是益知其亭之詳嵓在城東北隅茂林修竹間有徑寂然而幽循山而轉石門磴道迤邐趣雅如在壺中却立仰視嵓石崒律歷乎江水之湄洞宇嵌空可以容賓從而列

豆觴亭遺基僅存公斥基而新之凡此皆前日之荒凉岑寂隱晦而蔽蒙今則變而為超絶殊偉之雄觀蒙其顯矣

八桂堂記 李彥弼

湘水之南粤壤之西是為桂林秦以郡置唐以管分遥制海疆旁控谿峒宿兵授帥衿喉二十有六州巍然為會府葢承聖宋之御圖也堯仁舜恩覆被無外黠獠効順師徒弗動而邊境自拓斯民樂其業而安其生喜見

太平宮府故桂邦之俗歳時載榼提罍口簫腰鼓以遊遨燕賞為事然而郡山蜿蟺環轃郛郭幽嵓邃壑窮欄密檻多栖於烟嵐風磴之外不足以容邦人車蓋之盛輿情患之龍圖閣鄱陽程公自紹聖五載擁旄開府今閱五春矣公淵淪胸襟恬淡壇宇闓開權謀不運聲氣而威揚澤霑瘴塵消廓卧鼓邊亭於是裘輕帶緩時為逍遥遊因欲以豁邦人欝紆之情乃度州治東北隅有隙野焉蘭臯蕪原陂陀軒霍萬景獻秀可以圃而堂之

爾乃薙芟斲榛掃除猩猱鼯鼬所以嗥風嘯雨之區而為穹臺曲榭崢嶸瓌麗之觀獨秀屹其孤伏波業其偉前繚以平湖為菰蒲菡萏之境中闢以廣庭為車騎樂舞之場右峙迎曦以賓朝暾左開待月以呼夕魄山川滿目桃李成蹊鋪遲日以釆繁激光風而轉蕙而對植丹桂為蒼蒼之林散蟾窟之天馨飄薄於几席之間是為八桂堂也輪吸清漪筩奔迅注泛蘭舟而載雕觴環嘉賓而算醇醪是為流桂泉也鑿芳沼而聳中洲叩淺

欄而數游鱗儵然有濠上之趣不減惠莊之真是為知魚閣也因岡為臺憑高徙倚蘸波影於簷楹潄灘聲於眉宇而峻以青瓊盪空而嬉士女喧咽心醉物華不知珥墮而簪遺是為熙春臺也公乘休暇則驅貔貅抗幢旆引賢士大夫而來遊相與傲清晝擷芳鮮酌桂漿之金波浮先春之玉乳投驍壺而敲芳枰西晷頹光鳴珂而歸爽道之人仰公高致邈在物表謂公雍容燕衎坐鎮數千里於樽俎之上若將與民相忘者雖山季倫之

醉習池羊叔子之登峴山風流之敏妙僚侶之英華未
足多謝彥弼乃招稠人而語之曰爾知公之所以遊乎
夫君子長者之於人未有不先同其憂而後同其樂者
葢數炊秤爨足以享已而不足以享人此小知之士所
以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公之帥桂也明政事練甲兵銷
患未萌而人無駭輿之變此先同其憂也公之闤闠也
敞扉通途無隔塞之禁而不忍擅一身之私此後同其
樂也惟憂樂與斯人共之是為公所以建八桂之意歟

於是衆口嗟咨感公盛德謂山石可泐川湍可涸斯堂之景豈有既乎雖然景則無時而盡公則有時而去一日歸拜明光客侍嚴凝則吾人思公之心亦豈有既乎願得公之文以紀無既之景垂無既之思僕曰公手植八桂於堂之砌異時公歸在朝爾邦之人擁翠榦而培深根徘徊撫翫於濃陰之下想風采而詠芳馨期為勿剪之千齡則是真甘棠之思也顧吾之文亦何與哉謹記

湘南樓記

上登位之明年以直龍圖閣詔寵桂州經畧安撫程公所以奬忠勤厲勲閥也公初以新天子即大號未及陛見仰窺清光而遠守藩城迺嬰嘉命德上之賜頓首感榮惟是庶幾夙夜恪共厥職而公於府事無問巨細咸與區處邊陲晏休鈴齋多暇顧無足以攄胸懷者而公默恢遠慮謂桂西南會府所以為襟蠻帶海用兵遣將之區然自皇祐中儂賊噬邊朝廷始大城桂故其隍池

樓櫓之列有瓌鴻侈麗之勢閱歲滋久城東之門柱皷
綴頽棟桷腐撓卑陋褊迫甚非所以為邊庭壯觀也公
迺因舊基而鼎新之運修城之金裒羨戍之卒搜山庇
材以其心匠授内殿承制兵馬都監和議俾董厥功惟
議精敷經營贊明巧思初無擾紛土木告辦興於建中
靖國之秋戍於崇寧初元之夏下拔峻墉上聳麗譙霍
若雲興峩而山峙驤簷牙以掛斗傍縈欄楣以躍林杪
赬糊丹綺與朝日爭輝高牖疏櫺與游氛襲氣觀者忡

愕謂是功不訾矣工既落成文武賓士咸列在席飲酣公舉觴屬廬陵李彦弼曰茲樓揭孽崙囷壓百雉之紆餘爽豁空濛睇千里之超忽平開七星之秀峰旁搴八桂之遠嶺前横灕江之風漪後湧官府之雲屋環以羣山疊衆皺而昂孤騫若神騰而鬼趡若波駭而龍驚茲亦勝概之絶倫者矣昔之賦客詩人咸指桂林為湘水之南嘗試以湘南命焉子其為我摛藻而碑之惠茲樓為不朽可乎彦弼敬復公曰昔李太白人中仙才而以

不識韓荆州為羞韓退之天下文伯而以不到滕王閣為恨蓋慨夫心賞之難遭也今僕之來藉碧幢之餘蔭踵珠履之後塵時為高明之遊寫凡襟而寓遙矚鬬飛動而接混茫摻毫振英與山川淑靈相為友朋斯豈尋常之遇哉夫氣象之優嘉此亦造物之所深惜也然其有所謂神農之洞淵真仙之窟宅名山巨川往往出於遐州眇邑之陋幽林哀壑之荒軌迹不得而經者此亦物象之不幸者也今湘南之景駿騁雄張環輳城郭而

雲烟之變化風月之朝昏千態萬狀惟公以一樓臨之倚檻轉瞬之頃盡得於眉睫之間則雖使造物欲韜光匿奇秘藏而惜之烏可得哉公識量虛明禮賢揚善髦俊之士翔集府下號為冠葢之盛則公之睠睠於兹樓豈造物者特所以露怪變之象而侑觴詠之樂哉因復系之以辭云偉桂林之通都兮邈三湘之嶺南控蠻陬而轄海疆兮儼帥居之潭潭繪昌黎之高篇兮江山羅帶而玉篸繫銜命而來遊兮若仙登而鸞驂邁我聖朝

之天覆兮烏奔猱讋而亂戡戢戈甲而蠲氛埃兮曾弗勞於韜鈐嘉龍閣之程公兮擁藩旄而笑談疊清威而抗稜兮洗蠻饕而律貪浹五春於蕃宣兮承皇流而布澤涵奢樓觀以壯厥武兮屹飛甍之耽耽壓城椒而四瞰兮籠景象而錯參摶翠壁而攬秀色兮駭造化之剜鑱駟蒼螭而駕青虯兮歊層穹而仰巉穴來風而嵓隐龍兮悚靈窟之空嵌羌連拳而蔽虧兮憑七星而掎神擔墉峻腳以插紫洲兮匣清漪於玉匳捫太虚而梯天

兮超惚恍於罝凡雅風餐而雲卧兮灑蠛蠓於栱簷羅
賓尊而虹吞兮醺醟裾而醉酣仰我公之興復不淺兮
躡風御而薄冰蟾媿無倚馬之仙標兮為我公翻墨海
而搜潛排閶闔而掀滯淫兮剖鬱紆於前瞻雖越吟楚
奏而忘異鄉兮仲宣依劉而知恬寄窮通於塵垢之外
兮探虛無廣莫於周眄嗟景物之戀賢牧兮遑郵主人
之留淹望堯雲於慶霄兮接何時而晝三與我公之横
槊兮拱凝旒於邃嚴風流千載兹樓兮桂人志德以無

厭

翺風亭記　　鄒浩

昭州荒僻纔數百家無餘屋可以寓人余之來也偶得進士王氏拾青閣居焉前俯樂川後倚寳山修竹高松環作清奥非初望所及王氏馴馴類有識者特為規山腰松竹最深處築亭以避暑余題其牓曰翺風亭客未喻請所以名意余曰此漢王褒語褒對詔有所謂恩從祥風翺者聖王時如是是之取耳曰引古明今厥意安

在曰余罪多矣不可以一二數余罪大矣不可以赦宥除前年竄新州去年放永州今又廢棄於此委親弗得養委家弗得顧舉世言忠孝者莫不以余戒也今天子孝弟尊奉先烈拔一時之英豪而亟用之以昭好惡以正是非以嚴綱紀以沛膏澤如天地焉無不覆載如日月焉無不照燭問之萬民萬民有不樂其業者乎問之萬物萬物有不遂其生者乎問之蠻夸戎狄蠻夸戎狄有不安其所而不願為臣妾者乎至和薰蒸鼓為祥風

恩實從之以遊以翺昭雖遠邦固已動化於其中矣余既獲全餘生又居此土登此亭導迎此風以延致蕭爽以袪逐炎歊瘴氛不能侵邪氣不能襲一旦仁聖哀憫刋石丹書還身故里老老幼幼怡怡愉愉歌詠時雍為太平幸民則是上恩之翺未有如此其遭遇者此余所以名亭而見意也客欣然離席曰敢不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指日而造門為先生賀客退書為記

清華閣記

余以清華名閣有見美者曰紫薇瑣闥公之所翱翔也丹墀文陛公之所陟降也天光玉色公之所瞻承也深謀密議公之所獻納也公年齒方强志氣方盛固已自致其身而歷清華矣今居是邦能不眷眷於非常之遇乎忠不忘君與悻悻以自絶者異矣有見譏者曰方仁聖在上之時彼乃廢為平民方英賢並集之時彼乃竄投荒裔方凌烟紀功之時彼乃名掛黨籍方人子榮親之時彼乃久虚禄養彼求歸未獲從便未能固已不慎

其身而失清華矣今居是邦尚奚戀戀於既殘之夢乎迷不知恥與逐逐以徇物者類也有聞其說而折之者曰夫子之來居蓬門常關苔徑弗掃日惟焚香燕坐誦詠經典而已與一切聖賢異體而同心殊方而共處其容湛湛如水無波瀾其目烱烱如鏡無將迎其臭間栩栩如天地陰陽交通而成和氣榮辱損益之分固已間之而不得矣然自我觀之與其有榮於其外孰若無辱於其內與其有益於其偽孰若無損於其真𡐓𦪇束腰

不便於環金之帶乎蒲團疊足不穩於被械之馬乎夏屋未必如茅屋之可安鼎食未必如簞食之有味是則前日之清華人間之清華也人故得而取之今日之清華物外之清華也物無得而傾之其為清華誰愈哉二人又何知或者以其詳來告予應之曰響中求聲影中求形没世窮年未見其有得也議者又烏知余意余之寓兹閣也樂川清寫於前仙嶺高擁於後越王佛子龍岳魏壇峯巒百千森聳而周圍之日月之晦明雲烟之

舒卷朝朝相尋乎空曠寥廓之中而江山氣象變化無窮此邦之人仕者効官居者營業雖深好其景而不暇遊樵者執柯漁者布網雖深造其景而不能賞惟余棲息其間越一年矣妙萬物而常新貫四時而獨見殆真宰以此寬余恐懼修省君親之念而不余秘也昔之隱君子有以泉石為清華者余嘗愛其言遂以名之耳議者又烏知余意且余一名閣而衆竊竊焉議其後況有大於此者乎此余之所以來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

貴矣信夫

止止堂記

釋氏三乘之別猶吾儒上中下三品之不同將聖有言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可語而不語失人不可語而語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而況聖人乎空谷無心於響響隨聲而自異止水無心於鑒鑒因形而自殊聖人無心於言言為人而自不一故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不能如顏子之無不說

一以貫之子貢以為多學不能如曾子之唯而已吾無隱乎爾而二三子以我為隱豈足怪哉微妙難思之法佛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非小乘下根之所及也非小乘下根之所及而槩為說焉是載鼷以車馬樂鶢以鍾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昔舍利佛有請至於再三而佛言止止不須說亦至於再三特以聲聞在會故也夫以言乎慈悲則莫若佛之大以言乎方便則莫若佛之功宜其一視而同仁曲成而不遺乃特於聲

聞如此亦猶吾夫子之為人耳然則佛說法時孰知其未嘗說佛不說時孰知其深說之乎與安唐叟元老遊場屋為名進士遊諸方為善知識人學亦學人仕亦仕其衣冠純儒其容貌類釋其心則釋儒之所莫能分也嘗於其私第為燕處之堂而以佛止止之語名焉余嘗問曰君果誰止邪君之戶外閴無隻履君之庭下蔚有深草出則人不避路坐則人必爭席君雖有喙三尺自不得不黙尚欲誰止邪將君之口必無妄言之失而欲

自止之邪將君之心不無喜言之意而欲自止之邪君之所以止與佛之所以止果有辨無辨邪試以語我來元老曰止止

梅園記

嶺南多梅土人薪視之非極好事不知賞翫余之寓貽平也所居王氏閣後半山間一株圍數尺高數丈廣蔭四十步余杜門不出不見他植何如問之土人咸謂少與此比然此株正在王氏舍東穿其下作路附其身作

籬叢篁榛棘又爭長其左右余久爲之動心顧王氏拘陰陽吉凶之説不敢改作頃遇花時但徘徊路側徙倚籬邊與之交樂乎天而已欲延一客飲一杯竟無班草處一日坐閣上聞山間破竹聲策杖往觀焉則王氏方且遵路增籬以趨歲月之利欣然曰時哉時哉諭使闢路而回之徹籬而遠之視叢篁榛棘而芟夸之環數百步規以爲圃曾不頃刻而梅已顒顒昂昂拔立乎雲霄之上如伊尹釋耒而受幣如呂望投竿而登車如周公

别白於流言而衮衣繡裳西歸之日前瞻龍嶽回矚仙宮左盼魏壇右盼佛子其氣象無終窮悉在梅精神之中矣夫天地昔之天地也山川昔之山川也而俛仰之間隨梅以異梅果異邪果不異邪梅雖無言余知之矣昔之晦非梅失也時也今之顯非梅得也時也人以時見梅而梅則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故雖壽陽之粧不以爲濫傳説之羮不以爲遭而况區區管窺之異又奚足一吷於其前姑與客飲酒

得志軒記

仙宫嶺下有塘數十頃曰木梁塘塘外有峯數千仞曰龍岳峯面峯枕塘有屋數楹則一國之善士張雲卿夢立之居也居有小軒余嘗縱步造焉是時碧岫歸雲青天飛鷺蓮芳極目鮮風郁然余與夢立相視而笑不知誰為賓主也莊子曰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顧軒未名乃以得志名之而告之曰莘野一犂伊尹之得志也磻溪

一竿呂尚之得志也陋巷鼓琴顏淵之得志也緼袍歌頌曾參之得志也方其志之得也果有志乎果無志乎果有得可得乎果無得可得乎天自高也地自厚也日月自明也寒暑自運也萬物自不同形相禪也而吾之志果得矣其樂果全矣樂全之謂得志亦强名耳彼軒車大馬中紺而表素欣然自以謂莫已若者烏知寄之去來不可得而擅之乎此子貢入環堵之室聞原憲之語所以逡巡有媿色也他日夢立坐軒上試即無窮之

蓮而諦觀之若華若葉若卷若舒一一色香一一境界有妙法出焉而悉以與人轉盼之間忽然而契則心且不冥而冥口且不黙而黙知余之言葢有未嘗言者而未嘗不言也知古之人所以得志而無得而名焉者自古而常今也由此而處可也由此而仕可也由此而軒冕亦可也既告之巳又書以遺之以為在在之筌蹄云

拱北軒記

拱北軒者所居對堂之小軒也昭人屋向皆東南獨此

居面北軒又正在北方先聖言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故取以名焉因竊自念君者北辰也拱者也羣臣者衆星也拱之者也今在内為輔弼為侍從為六曹寺監之屬拱北可也在外為監司為守令為諸路郡邑之屬拱北可也而某則名除於仕版身廢於炎荒既已隕墜而為石矣尚何麗天者之擬哉又竊自念所除者名耳拱北之心未嘗除也所廢者身耳拱北之心未嘗廢也夫未嘗除而自除之未嘗廢而自廢之非某所忍為也

期於是軒朝夕焚香稽首再拜上祝皇帝壽千萬歲長與天同久與地並拱於內者輔弼盡輔弼之道侍從盡侍從之宜六曹寺監之屬盡所以為六曹寺監之事拱於外者監司盡監司之分守令盡守令之才諸路郡邑之屬盡所以為諸路郡邑之務上下相承如源流之一水先後相應如首尾之一形自京師而環矚之雖遠在蠻夸戎狄之外猶且四時序萬物遂重譯效貢拱我聖人而況九州之內乎和氣浮於上則景星見慶雲飛和

氣動於下則芝草生醴泉湧凡是祥瑞之物莫不紛紜畢至祖宗之功德由此而彌光社稷之安榮由此而彌昌前古以來未有太平若此其盛焉亭之所以拱北在是而已且既以為石矣亦必有觸之而起者始自膚寸遍充太虛於時滂沱未必無助然則區區素定之心又安敢自棄而莫之篤歟又竊系以詞曰七曜兮可西五嶽兮可移我心湛然兮如初時我不見窮達得喪之殊途兮惟拱北之知噫高無私兮日監在茲

天與堂記

昭州四邑惟恭城士人最多合平樂立山龍平之數而校焉曾不足以當其半自御史周公以來以力學知名以决科入仕者每每不乏方朝廷興崇庠校聘舉賢能以紹隆光烈為宗社無疆之計而恭城之士獨於此時中上舍者二人貢辟廱者二人南方之人策之齊君惟一乃試上舍而中焉者也余省徭於此三年齊君踵門不知其幾聽其論議觀其志氣參以鄉評而質諸師儒

可謂善士矣知其必以行義貢於辟廱策於軒墀而飛聲於青雲之上余遷漢陽且行齊君乃見訪而言曰惟一居山谷中相去四五里嘗規其勝構屋讀書命之名而訓之言敢以請於左右余以其誠可嘉也使揭其前曰天與堂取老子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意也齊君善篤於身而譽馳於人固已為天所與矣更能務遠者大者使內無媿於寸心外無媿於名教不惟獨善而已後進有志之士亦以此善導之庶幾一邦悉為賢能

上副明天子長育之賜則天之所與又豈可以淺智測乎余雖與齊君遠別猶能於耕牧之外詠歌太平之暇指日而俟傾耳而聽將聞朝廷之上縉紳先生之間欣然笑曰孰謂南方無人

率齋記　孫覿

左朝散郎象州太守陳公容德以率名齋隨所寓書榜揭之坐右以朝夕從事於率者余謫居象臺容德大度長者不以羈囚見遇余心安焉一日過余言曰與公同

年又相好也敢請公文以記吾之率余曰象臺在嶺南去京師六七千里孤城巋然出於黄茅白葦之中異時置守多南海間人習夸居之陋一切草創官寺民廬城郭道巷與夫左右使令用器之物無一可人意者容德以文學知名徧更内外學官之選而辱居於此無留滯戚嗟不遇之歎下車未幾黜政之疵順民之欲築二橋於州治之東以便往來聚土伐木横亘兩溪之間為屋覆其上宏麗堅壯可支十世而蕞爾之國益將為嶺右

名邦矣容德為政如此豈真率者乎然天資簡亢不立崖岸遇人無貴賤戚疎輒輸寫腑臟聽訟如家人使各盡其說無不厭滿而去客至飲酒賦詩飯脫粟羮藜藿隨所有無豐儉不常歉不足而適有餘茲其所以為率者也嗚呼末俗忌諱益繁士大夫倒行而逆施之懼讒遠害救過不暇低首下氣惴惴焉不敢出一語視所居如傳舍也視吾民之休戚如秦人越人之肥瘠也視國家之緩急如塗之人掉臂而不顧也隨波上下汎汎然

如水中之凫全吾軀而已豈吾容德之所謂率者乎容德治率齋不擇地無常處無誅茅薙草之勤無塗塈丹漆之節無吹竹彈絲之娛泉石臨聽之樂也出而從政則約已便民檢身律物凡所操舍問三尺如何而不自已出退事一室則茫洋乎不知寒暑之交晦明之接與鳥獸為羣與木石為偶與天為徒與造物為友流行坎止若不繫之舟此殆莊周列禦寇之所為邪世之君子當為此不得為彼於是併記之以風吾黨之士云容德

蒲田人諱大和容德其字也

柳州待蘇樓記　　許新申

凡遊觀者必策杖躡嶠嬰翊勃崒胸中無廟堂而有丘壑者然後足以盡山水之樂若夫役徒御盛輿服以勢臨之則雲霞亦將偃蹇隨去而不與我較矣此朝廷之士所以與山水相反者如此龍城山水之秀多在水南而州治在水北其官者雖有登臨之興而限於大江非輿與舟楫不能以至焉其間治簿書決刑獄輿來而為

俗物之所敗者多矣此古人所以有仙山不屬分符客之歎也予為州之明年民事稍簡每欲寓目江山以暇日迺於州治城之上得飛宇焉鑿垣以通之為戶北向由是水北諸山雜然並出不煩跬步可見於几席之上左臨翠埠右盼石壁更柳侯祠直其東天慶觀直其西古木森然短堞繚繞綵雲晝舒淡烟曉留清風時興毒霧氷釋登而憩之無不動心滌慮矣因榜其額曰待蘇蓋取杜少陵之詩也夫炎荒之地溫寒不時一乖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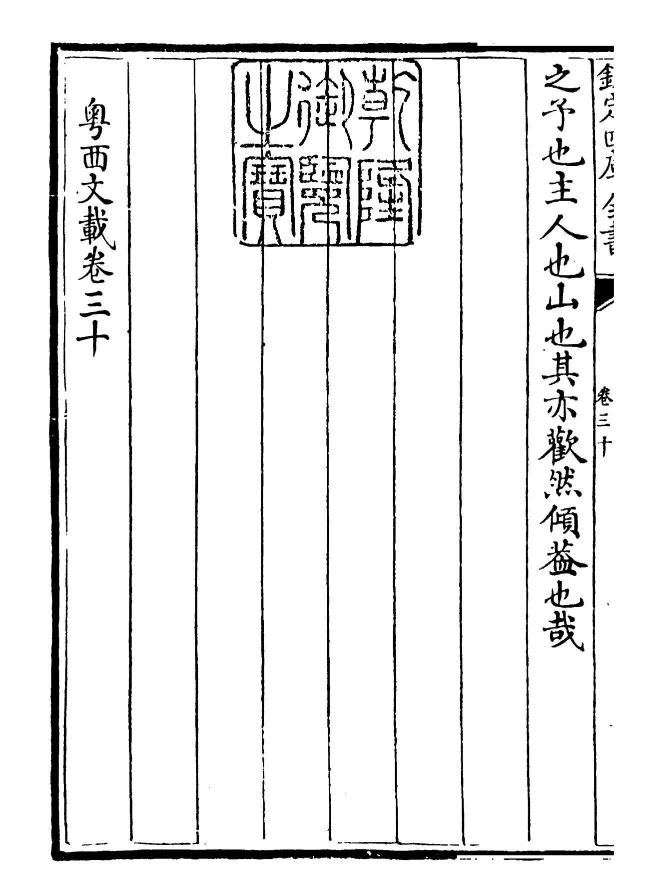
則五疾間作藥無良劑醫無良工有不幸而死者矣幸而不死豈非玄冥飛廉之功乎若乃饑寒迫於身勞苦見於外則人之所以待蘇者又不特瘴癘而已也余才謭德薄效用故不能以及遠姑樂是之雅淡簡古不煩輿輿舟楫之勞而得山水之勝也於是朝而登登而飲飲而歌歌曰北風之凉吾民之瘴兮有美酒跂予望兮而不見使我惆悵兮

皆山閣記　　楊萬里

衡湘以僻在南荒遠於中州而亦以山水重天下故天下有山水而衡湘無山水非無也無地不山水也然其聞者在道曰九疑在永曰浯溪曰瀧嵓在衡曰祝融曰石廩在潭曰嶽麓而止耳予甞南望九疑北登嶽麓是數者固奇矣而其他深林寒谷窮崖怪壑盖有名不俎豆於九疑嶽麓之班而其美不減焉不加少焉然則前輩之蹤迹於衡湘間果皆能徧邪山水之不立於四通之衢者果皆無奇邪如賢人君子之於世其聞焉者幸

而遇也其無聞焉者不幸而不遇也以前輩之所見參於予之所見其遺者已如此以予之所見推予之所未見又可數邪全州清湘令安侯圭紹興三十有二年春閏二月十二日以書遺萬里曰吾邑雖陋而山特奇吾於縣治之旁擇面勢之最宜於山者作一閣焉既成獨上四顧則四面之山皆湊於几席吾取於醉翁之語而名以皆山願為予記其說萬里曰人於山常厚而山於人常踈非山遠於人而人遠於山也其病一曰俗二曰

貴世之君子誰不以一丘一壑自許哉然衣有京洛之塵面有康衢之埃而欲與夜鶴同夢白鷗同意難矣至於王公大人酣醟於富貴而荒浪於聲色乃始欲與山為方外之交自煎祓其昨非固以為失策矣而山何事焉今清湘之民既得賢侯以為之撫摩而山水又得賢主人寵光之獨非幸歟侯試揭予言於閣當有見之而怒生瘿者矣當有首肯而三歎者矣惜也賢主人予未識之山則予未見之也雖然予神交其間他日登而賦



之予也主人也山也其亦懽然傾葢也哉

粵西文載卷三十